



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曹新俊)2月19日,我市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学习贯彻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和全省统战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工作,表彰先进,部署任务。市领导方波、高曙霞、曹新生、包盛柏、周慧超、熊静香、李正军、周保林等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方波指出,2013年,全市统战系统上下联动,左右互动,持续前进,务实发展,积极作为,各领域工作亮点频现,法宝作用进一步凸显,统战部门的地位影响进一步提升。去年全市统战系统共引进项目182个,完成到位资金152.55亿元,其中,统战部门牵线招商引进项目109个,完成到位资金99.85亿元;组织非公有制企业以商招商,引进项目73个,完成到位

资金52.7亿元。

方波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改革凝聚共识,为改革献计出力,在改革中不断增强统战工作内生动力和活力;要围绕中心,持续打造同心实践行动品牌,持续开展统战招商引资工作,着力开展好“中国光彩事业信阳行”活动,着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全力服务魅力信阳建设;要完善制度,扎实推进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要搭建平台,积极推进亲宗文化和侨务对台工作;要增进和谐,切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要加强队伍建设,有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结合实际抓重点、发挥优势抓特色、稳中求进抓创新,全面推动统战工作出彩出彩。

坚持“三个不动摇” 统筹做好人口计生工作

(上接01版) 国务院将卫生部 and 人口计生委合并组建国家卫计委,并不是放松和削弱人口计生工作,而是从政策、制度层面更好地保障和推动人口计生工作的开展。我省也正在积极有序推进这项改革,越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坚持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标准不降,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积极面对这次改革,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二是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不动摇。各级各部门对人口计生工作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坚持“一把手”抓“一把手”,切实在组织保障上负总责,在经费投入上负总责,在队伍建设上负总责,在解决突出问题上负总责,做到亲自过问、亲自部署、亲自督办、亲自解决重大问题,保障人口计生事业健康发展。

三是必须坚持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不动摇。要严格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实现工作目

标全覆盖,确保目标、任务和责任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岗位、每一个责任人肩上。要完善落实目标考核办法,科学设置考核的指标和目标体系,合理确定量化权重和评价标准,引导基层把主要精力放在干事创业上。要坚决落实“一票否决”制,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切实把领导干部落实计划生育工作责任情况,作为衡量政绩、奖惩任用的重要内容。

乔新江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更高的热情,更大的信心,更足的干劲,更实的作风,迅速掀起我市春季生殖健康进家庭服务活动高潮,确保完成我市人口计生工作目标,全面提升人口计生工作水平,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春香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郑志强全面总结了2013年全市人口计生工作,部署了2014年工作,并就春季生殖健康进家庭服务活动进行动员。

整装“再”发的信阳文学

(上接01版) 煌煌五卷本《陈有才诗文集》记录了诗人的诗歌,也记录了诗人的艰辛和诗观。《陈有才诗文集》是一部形象的豫南风土志和信阳现代史,从山山水水到花花草草,从春耕冬藏到婚丧嫁娶,从艰难时世到激荡岁月,从黎民百姓到非凡人物,豫南信阳的种种风俗与传奇都可以找到踪迹。陈有才先生的诗歌,得益于民间文化不羁的自由和充盈的灵性,注重感觉的传达的精准性,擅长营造鲜活的日常情境,他的语言恣肆泼辣、幽默风趣,同时具有现实的质感。陈有才先生具有书写时代的雄心,他尤其关注底层百姓在时代变迁中的欢欣和苦难,处处可以看到诗人的正义和担当。在信阳文坛,陈有才先生是一个师者,他以自己60年来毫不懈怠的写作,对自我写作道路的坚守和自信、对后进的提携奖掖完美地诠释了“师范”的含义。该文集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也让我们确认了未来。

江岸很早就以“黄泥湾风情”、“青龙街纪事”地名小小说界。他的中篇小说集《亲吻爹娘》,以一个情字为小说叙述的灵魂,展现了当下民间千姿百态的生活情状,笔墨淋漓、穷形尽相。江岸写小小说,是“感情用事”的,其中没有微言大义,他是为情感而情感,是单单地为了生命的美好、情感的美好而写作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喊魂》、《送老》、《亲吻爹娘》中亲情不拘形迹的真和深,也才能理解《熟枣》、《药渣》和《巨角》中的百感交集。黄泥湾成就江岸的,不是才华、不是传奇、不是向上爬的智慧,而是丰沛的情感。

积淀传承,信阳文学因此有了厚度和高度。

新人辈出

信阳文学有着较好的梯队传承,老作家们笔耕不辍,而中青年一直是创作的中坚,这样的文学格局因为一些更为年轻的面孔的加入而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陈宏伟的小说创作,坚持走期刊发表的路径。他的中篇小说《如影随形》发表在《江南》头题,并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选载,他自己入选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并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创会”,则可见出这条路是最被认可、最具价值的纯文学之路。《如影随形》讲述的是小人物的官场、官场的小人物。在这一熟悉的领域中,陈宏伟释放了他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这使得小说的叙述有一种内在的体贴和温情。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得很认真,挣扎得很认真,郁闷得很认真,这种认真具有一种逼近现实的力量,令读者感同身受。该部小说标志着陈宏伟创作的成熟,小说质地柔软而富有光泽。

1989年出生的新生代作家丁威,在本届获奖者中年龄最小。他的短篇小说《在阳光下哭泣》主人公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单身老人韩老头,因为一只猫和我“结下仇恨,成为我”我心中仇恨的种子。后来“我”和村子里一帮少年把韩老

头辛苦栽育的一块已经成熟的玉米毁坏了,夕阳里韩老头一个人无声地哭泣。几年之后“我”再回村里,韩老头早已故去,他的房子也已倾圮,他那人世孤苦无依的游魂终无归处。丁威用充满诗意的个性化语言讲述了忧伤的故事,可算作成长经历的青春剧证。难得的是作者不仅有对世道人心的敏锐捕捉与把握,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

新人辈出,是信阳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新枝”绽放

对于信阳文学来说,文学评论起步较晚,但近年来成绩不俗,信阳文学这棵大树新枝绽放,展示着新的荣光。

胡晓晴的文学评论集《当代信阳诗人论》,是第一部总结、研究、透视信阳本土诗人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阳诗人以群落形态在中国诗坛日趋活跃,逐渐形成“信阳诗歌方阵”。胡晓晴从文本细读起步,探讨每一个诗人的诗歌发生史、生长史,注重对诗人独特思想姿态和抒情方式的阐发,得出了较为切实的结论。作者对“信阳诗歌方阵”的内涵、诗艺取向和地域色彩进行了尝试性的建构,其论述有理有据,值得信阳诗歌界深思。该评论集体现了作者的博学和睿智,体现了作者对信阳这片热土所孕育出来的诗歌精灵的挚爱。

吕东亮的《<欧阳海之歌>与文革文学的笈生》,发表在文学研究界、评论界排名第一的权威刊物《文学评论》上,80后评论者问鼎国内最高级别刊物,全国尚属少见。论文在揭示红色经典《欧阳海之歌》复杂的内在含蕴的基础上,透视了其“文革”文学形态的隐喻性的显现。文章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不温不火的历史叙述中抽丝剥茧,分析出极为坚实的结论,显现了作者扎实的专业素养、开阔的文学视界和较高的美学鉴赏力。

“新枝”绽放,信阳文学之“树”才能不断繁茂,参天蔽日。

整装,是为了新的旅程。

何景明文学奖刚刚经历一届,虽然已在全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确立了自身的权威性,得到了信阳乃至河南文学界的认可,但是信阳文学发展进步的空间还很大,缺少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大名作。何景明文学奖的空缺就是一个证明。何景明文学奖这个信阳名片需要全体信阳文学创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共同去打造,信阳文学百花园需要全体信阳文学创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共同去耕耘。

文学作品承担着表现宇宙、观察社会、直面人生、抒发心灵和向往崇高的使命,文学评奖活动承担着彰显文学价值、明确文学标准、推介优秀作品、引导文学消费和参与文学经典化的功能。我们期待着信阳文学能更好地履行使命,期待着何景明文学奖能更好地凝聚文学创作方方面面的力量,期待着信阳文学事业不断开拓新境界。

整装“再”发,为信阳文学发展的更高目标。

信阳市首届何景明文学奖部分获奖作者感言

另一种存在

胡亚才

在这个温暖如春的冬日里,获得首届何景明文学奖,让我心生感念。

作为本土的业余作家,根植于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它的人性之情,它的山水之绪,它的殷实与丰腴,它的流逝与纠结,灵动与理性,它的守望与传承,早已融入我的血脉之中,让我不得不拿起笔来与它一起或魂牵梦绕或从容淡定。

有人问我: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能坚持写作?

我说:写作防止了我的生活过分戏剧化。

我说的是心里话。从少年时代写小说开始,渐渐加入散文、诗歌的写作,至今日,我越来越意识到写作对我的意义,写作改变,影响了我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思想形态,乃至生存状态。所以,我常常在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的冲突中,矛盾四伏,寻思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契合与突破。或许正因此,现实生活促成了我与文学的双向选择。如果说,小说让我保留着对故事的痴

迷,诗歌使我葆有自以为生动昂扬、无拘无束的天性的话,那么,散文就使我满怀温软、性情、自由的情愫与丰沛的安静宁远。

我们注定要直面纷繁世事,当现代城市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情感淡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不安、焦躁、困惑和痛苦时,不可抑制的乡愁的冲动以及挥之不去的疼痛感,促使我试图在乡村文化里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在现实生活与内心世界不可回避的碰撞中寻找突围之口,于是,便有了《另一种存在》。

面对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物质喧嚣与城市钢筋水泥的禁锢,我们常常不知不觉或不由自主地已成为无家可归的孤独存在,而有着山峦、河水、树林、有着不干不湿晾在天高云淡里的田野,有着震颤惊艳的桃花园的老家,就成为一处被无数远在他乡游子们揣在心灵窝里的故乡。在《另一种存在》中,我力图原生态地从民俗风情、乡村风物、自然景象、人文景观、民族文化

时间感言

陈峻峰

2013年岁尾,传来好消息,我的散文专著《三炷香》获得首届何景明文学奖;这个时候,人会回过头来检视,包括作品最初写作的动议、构想、过程,及至最后的完成,发现从动笔开始到现在,转眼五年过去了,这就是时间,就像空气,你知道它的存在,和你融为一体,可怎么用力,都抓不住它。就像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中原人历史南迁和苦难迁徙,他们都在时间的那头,是时间,而它们仅仅通过行走,如何能追寻回来。

因此,我在本书的后记中强调说,一个人只能看到你眼睛中看到的东,于此关联的还有一句话,就是一个人只知道你自己的内心。无论是从生活的角度还是艺术的角度,在这里,一个人的“眼睛”和“内心”,是书写者“不可逾越”的狭窄和广大的界域,发生在其间的事件、记忆、认知、想象力、隐喻和虚构,是考验写作真诚和艺术追求最为尖刻的利器,我称之为“写作的刀刀”。

我们必须面对。于是行走和言说,艰辛和疼痛,肉体和精神,深情和挚爱,成为两轮,驱动着我用了长达三年的时间,来坚持进行对中原人历史南迁以及陈姓氏族源起、流变的当下追踪、溯源和考察,用我的眼睛和脚,愚笨和执拗,感悟和体感,沉思和玄想,以期探寻中国人民族、宗族、家族、民族血脉渊源和文化传承,再现历史的行色和山水的景象,并注入现实深度的生命觉察和文化思考;诉诸言说,能有新文本叙事选择上的独立开掘和客观描述,完成和展现“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在场”。

现在回想起来,竟是不敢相信了,不知那断续的三年,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些山野、河流、胜迹、遗存、街衢、小巷、村落、民居,那些学者、专家、同行、友人、知情者和普通人,都恍惚如光影,即使在我已有诉诸文字的表现中,也无法找到时间和

地理的对应,发现一切都成为了“记忆”。而人惟有记忆,别无其他。时间随时淹没我们,生命抑或场景在时间中流逝和死亡,那么一切文学的书写都“惟有”和“记忆”有关,都已经发生过了,都是有关“记忆”的“追叙叙事”,都有了虚构性质。那么我知道了,彼一时刻,那些历史南迁的中原人不在;五年前或两年前路上行走的那个“我”也离开了现场,都在“转眼”之间,现在,只剩下“内心”,自己的“内心”——希望真实,也有虚假,努力澄明,也有遮蔽,就像该书后记所说,我委实没有足够的力量,摆脱历史繁复的搅扰,抵御传统文化的氛围,走出宏大叙事的激情,抗拒浮躁时代的喧嚣;我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将覆盖厚重意识尘埃下的母语,从历史暗深处和当下世俗生活中打捞剥离出来,擦拭和洗涤,散发出它自身最为原始朴拙的气息和光泽,充满生命本质属性的精神洞见。

因此当时间过去之后,我们来检视,文本所呈现的,其实并不是行走初衷里对历史文化寻根的目的实现,转而成了对文学叙事寻找的体验过程,可能我所有写作的企图都会是一个妄图,但这个过程给我提供了信心;相信我的这份信心里因为曾经的行走和阅历,有了一片诗意丰美的大地和广阔无际的蓝天,及其恩赐与我的深情与挚爱的感怀一隅。因此我特别喜欢沈浩的这句话:“历史书写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说的温暖、震撼、战栗与沉重,它延展了时间的‘意义’”。每默诵一次,我的内心便涌来云水激荡、流年碎影,及其慢慢沉落后的微苦和颤动。而在我颤动的内心,总是想着,我的此一本书或另一本书,那无数密集的文字,并不能告诉你历史的编年 and 求证,而是在许多年之后,你打开来,它依然能微微散发着文字的温情和时间的氣息。

文学与人生

陈宏伟

诉他们这本书的名字。

山东作家张炜曾经这样描述他的阅读:“我曾经得到过一本书,读了不久就被强烈地吸引了一它的口吻、人物和其他,一切都让我目不转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让我觉得满室芬芳。当这本书只剩下半公分厚的时候,我竟然产生了恐惧,读完了再干什么?这是何等宝贵的享受,我读时幸福,读完了失落。这是一次与特别有趣味的、高智商和大本领的人在对话,简直就像历险一般,这是人的最好经历。”

有人做过统计,90%的人的爱好是相同的,譬如说夜生活,一般都是喝酒、打牌、看电视。这就是大众的生活常态。但剩下的10%的人的爱好则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爱好。我们因为爱好不同,因此喜欢阅读,这样使我们从庸常的生活跳脱出来,较少参与喝酒、打牌、看电视的游戏。这样,我们陷入了孤独。

但是另一方面,你通过文学了解

的角度努力为大家呈现一个立体丰富的、充满生活气息与唯美情愫的老家形象,希望于闹市之中保持着宁静与清醒、渴望与探寻,进而阐释内质坚韧强大的乡土文化与悠远绵长的农耕文明。

当时代零余与垢疾侵袭着我们将时,很多人呈现出情感无依精神不信的状态,空虚、冷漠、贪婪、幻灭,使生命继之而困倦委顿。寻找、呼唤、憧憬、期盼、惶惑、挣扎、突围……真实的爱与痛,思虑与纠结,如一簇簇飞溅之火,汇聚成灵魂自然的渴望与生命本真的诉求。《另一种存在》或许也是生存于当下社会人们内心深处共同的一种存在。

获此奖项,我是很高兴的。虽然一直以来,我只是想以切实的劳作,表达我对文字的热爱与对文学的敬畏。在这个消费社会,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梦想,我应当珍惜,况且,许多时候看起来是我们为文学劳作,其实,更多的是文学在援助我们日益贫瘠的内心。

说点儿心里话

吕东亮

转眼间,在信阳生活已经八年了,而且娶了个信阳媳妇儿,渐渐地,豫北乡音稍改而渗入几分信阳味儿了。这一切都在提示我,我是信阳人了,尽管在开初的几年里,我并不大愿意认同信阳,且私下里还常常提醒自己注意自身文化上的抵抗。现在我得承认,我的抵抗溃败了。

我的溃败始于和信阳文学界的交往。大概是2011年盛夏,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信阳市散文学会“畅游灞河八景”的活动,便想参加,于是以文学博士的名号报名,很快获得了活动组织者的约见,见面的氛围是很融洽的,这是我对信阳文学产生的第一份好感。从那时开始,我逐渐地介入了信阳文学界,并且介入的深度与日俱增。我得感谢信阳文学界的宽容,几乎对我这个外乡人毫不设防、毫无芥蒂,这种文学的力量是一种怀柔的力量,他严重钝化了我的乡愁,最终粉碎了我的北中原的文化自尊。

我原本想以散文作者的身份出现于信阳文学界的,因为迄今为止,我在文学写作上的最高成就就是在《散文》杂志2002年第10期发表了一篇散文《浮生何求》,那是大学本科期间的事了。我想通过与信阳文学界接触,把我的散文捡起来。到现在,这个目的应该说也还是达到了。不过,信阳文学界不约而同地赋予我评论工作者的身份。记得是在2011年新县的散文学会年会上,胡亚才会长很自然地把我定位为评论者并由此看重我的散文观点,这在我是有些突然,有些不适的。但很奇怪,我还是自然地认同了这一身份,就像认命一样。

其实,高校里的文学教师,绝大部分是做文学研究的,阅读分析的对象多是已经经典化的作品,做评论的很少。我其实主业也是文学研究,专长是“十七年”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当然也属文学评论,但毕竟和时下人们理解中的文学评论有些差异。这次获奖的论文《<欧阳海之歌>与文革文学的发生》即是如此,不过好在《欧阳海之歌》也是当代的作品,也算得上评论,和《李白诗歌研究》之类的著述究竟有些区别。这篇论文发表在国内文学研究界长期排名第一的权威刊

在人自身的分裂、人生价值的体现与技术文明的分裂等异化现象日益严重的今天,怎样保持文学创作的持续热度与精神向度呢?我认为,首先,在坚守内心体验与生活本真的同时,要拓展文学创作视野,把文学创作融入时代脉搏,注重文化传统层面的挖掘和生存方式层面的探索,追求心灵自由,体现人文关怀,承担起作为一个作家对这个时代与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其次,文学创作要有近乎宗教的情怀与敬畏之心。近乎宗教的情怀最根本的是众生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对涵养人生的舍得与节制。敬畏,是在坚守基础上的敬畏,是在信仰基础上的敬畏,对生命,对大自然、对规律的敬畏。同样,在文学创作中不可随意而为,要在敬畏中有所为,有所不为。此外,作家还要积累知识,坚守品格,培植健康的审美,拥有博爱的情怀,从而保持文学作品的雅正、纯粹、慎重与节制。

获奖无疑是好事,但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完全成功。对于作家来说,其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点评,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我更愿意将此作为起点,潜心提炼、归拢时代与历史的具象和细节,这或许正是我找到了一种回报时代与生活的方式。

物《文学评论》上。它帮助我获评了副教授,赢得了在学术会议上前辈的夸赞、同辈的艳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并不淡泊的内心。当然,《文学评论》不是那么好发的,我现在甚至不敢确信我在这份刊物上还能再发一篇、两篇。这篇文章是对我经年累月的阅读的一份褒奖,它强化了我对文学的热爱。现在,它获得了首届何景明文学奖,这个奖平复了我心里的激动,巩固了我对正面的东西、正能量的信心,我变得欣慰。

对于文学评论,当下有两种不好的定位,一是视文学评论为裁决,二是视文学评论为广告,相应的文学评论家就有裁判和吹鼓手两种角色。这种情况其实不是一种良好健康的文学生态。正态的文学评论应该是具有独立性品格的。它秉承一种坚定而宽厚的人文思想立场,以广博的视野和认真的态度,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既“体贴”又“超脱”的分析和阐释,进而提出明确的意见。好的文学评论常常能够超越作品本身,为时代提供富有学理的精神支撑。这些年,随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甚嚣尘上,文学界的乱象很多,文学评论受到的非议也比较严厉。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文学评论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1年以来,我先后为信阳作家的文学新作写了多篇评论,这些文字都是我静下心来细读细想之后下笔的,水准姑且不论,态度却是严肃的。可能会令我的同事、同行不解的是,我十分看重这些文字,它们是我专业积累的实践,我想由此证明或证伪自己所掌控的知识的现实效力,我也想藉此观察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一个地区的文学生态,将之作为我继续前行的学术经验积累。此外缘由,甚至是最重要的,是我对信阳这片山水及其孕育的文学氛围的认同与热爱,这也使我在我的评论中格外投注了一缕温润的目光,这目光是信阳自己的目光。

我当然明白,获奖是对我的一份肯定,也是信阳文学界对我的期许。我现在已然是信阳人了,我能不为信阳文学贡献力量吗?

钱,或者说为房子、为车子、为孩子而努力奋斗,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生活,习惯对生活的妥协与隐忍。这时候,为了让我们淡定一点,超脱一点,我们需要文学。我们经常讲,文学具有救赎功能,因为伟大的作家,都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良知,怀有宗教情怀和悲悯之心,他们会以开阔的视野,对现实的矛盾作出强大、公正、理性的判断!世界上所有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向好、向善、向光明、向未来的,我们可以感知到作家的体温,会感受到人生的另一重温暖。因为文学,我们会在某个适宜的角度平静地打量着别人,也打量自己。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完成个人生存条件的基础。除此以外,父母健康、家庭和睦、子女一点点长大,构成我最世俗、最想要的一种生活。我因为对生活的最平淡最超脱的理解而获得了幸福,我乐此不疲。别人对金钱的追求,拿金钱来证明自己的东西,于我而言,我觉得证明不了什么,或者说只证明了一种赚钱的能力。

60年前,法国作家加缪说:“在这个世界上,创作成为人类保存良知和经历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才如此热爱文学。我因为文学而孤独,因为文学而美好。